

项羽“新安杀降”新论

王振兴¹, 王 坚²

(1.阿坝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汶川 623002;2.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11)

摘要:“新安杀降”素来被视作项羽暴行的代表和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论断似乎低估了秦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也高估了事件本身的效力。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兵卒,虽视死如归但却最没有国家观念,可谓是既不忠君也不爱国,唯恐秦法!而身处战争环境的秦人更是对于军队之间的杀降屠城司空见惯。故而,“新安杀降”对历史走向的影响力恐不宜高估。

关键词: 项羽杀降;秦法;国家观念

中图分类号: K23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19)02-0050-05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Xiang Yu's "Killing the Surrendered at Xin'an"

WANG Zhenxing¹, WANG Juan²

(1. School of Marxism, Aba Normal University, Wenchuan, Sichuan 623002, China; 2.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11, China)

Abstract: "Killing the surrendered at Xin'an"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 typical case of Xiang Yu's atrocities and one of the key reasons for his failure. This argument seems to underestimate Qin people's psychological endurance and overestimate the impact of the event itself. After ShangYang Reforms, the soldiers of Qin Empire, though facing death unflinchingly, have no notions of the state, being neither loyal to the emperor nor patriotic, and only fearing Qin law! Qin people, frequently in wars with others, had become too accustomed to the killing of the surrendered and the destruction of cities between the armies. Therefore, the impact of "killing the surrendered at Xin'an" on our historical course might not be overestimated.

Keywords: Xiang Yu's killing of the surrendered; Qin law; notion of the state

“战须移死地,军讳杀降兵。”虽然古人从多个角度对于“杀降不祥”反复强调,但从先秦到清末,杀降可谓历代不绝。秦汉之际的“新安杀降”就是诸多杀降事件中十分著名的一次。早在广武对峙之际,刘邦所发动的舆论战中,就将“新安杀降”列入项羽十大罪状当中,“诈阬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1]475}后世也素来视其为项羽暴行的代表和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1],其中尤以李开元教授的观点最具代表。在其代表作《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中,他曾明确指出:新安坑杀秦军降卒,使项羽失去了秦国,断绝了项羽入关以后在关中立足的可能。这次行动,是项羽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失误,是项羽由盛而衰的转折,失败的起点。^{[2]217}但我以为此种说法过高估计了杀降对秦人的心理冲击,以及此事件对日后战局的影响。我将试从以

下方面展开分析,以期推进对该问题的认识。

一、屠城杀降在楚汉之交实为战争常态

冷兵器作战时代的残酷性无须赘言,但“杀降”这种赤裸裸的暴行仍然是今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杀降”的目的通常有三:报复,震慑与消耗。就新安杀降来说,以上三点均有不同程度的呈现。

秦灭六国,兵临天下,烧杀不可胜数。如今形势反转,对手上沾满东方兵民鲜血的秦军进行报复在义军中毫无道德阻力;巨鹿之战,义军势如破竹,直指秦都,在入关之前坑杀大量秦军,其震慑秦人的目的不难推测;杀降是对敌人有生力量的彻底歼灭,将二十余万主力秦军清除,无疑是对秦朝的致命一击。故而,我们不难想象项羽对于杀降的军事考虑。更何況屠城杀降在当时屡见不鲜,项羽此举

收稿日期:2018-12-28

基金项目: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藏文文献中的皇帝观念及其演变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构建研究(2017CMZ0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晚清民国中州理学研究(17BZS078);阿坝师范学院专业核心课程建设项目:历史地理学(20170721)。

作者简介:王振兴(1988—),男,河北邯郸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秦汉史与中国学术史。

不存在强烈的心理障碍。楚汉之际的各方势力在战场上多有屠城行径,其中就包括素来被视为仁义之师的刘邦集团。倘若项羽失败源于杀降、屠城,那么怎么解释同样行事却取得胜利的刘邦集团?且看刘邦集团在立国以前的屠城行径:

齐军归,楚独追北,使沛公、项羽别攻咸阳,屠之。^{[3]450}

南攻颍阳,屠之。^{[3]455}

刘邦挥师西进,一路破关斩将,多有屠城行径,以至于南阳城中军民胆战心惊,认为屠城在所难免,南阳守直欲自杀,以免城破受辱。南阳守舍人陈恢只身涉险境告诫刘邦:“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3]456}。可见刘邦军团恶名远扬,绝非善类。受此启发和警示,刘邦集团的屠城行径才有所收敛,得以较为顺利地进入关中,但并未绝迹,例如:

及刘贾入楚地,围寿春,汉王败固陵,……行屠城父,虽刘贾、齐梁诸侯皆大会垓下。^{[3]456}

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3]477}

(樊哙)攻赵贲,下郿、槐里、柳中、咸阳;灌废丘,最。至栎阳,赐食邑杜之樊乡。从攻项藉,屠煮枣。……围项籍於陈,大破之。屠胡陵。^{[3]420}

所以王子今教授曾说:“从司马迁《史记》中可以看到,刘邦所指挥的部队,屠城的记录却不胜枚举。”^{[4]98}既如此,所谓项羽屠城杀降乃失败一大原因的说法显然值得斟酌。

刘邦集团的另一幅面孔,我们也可从项羽方面的评价进行审视。

项羽听闻刘邦已入关中,反应十分激烈,《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述为“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汉书·高帝纪》沿用《史记·高祖本纪》的原文“闻沛公已定关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汉书·陈胜项藉传》中的记述则是“闻沛公已屠咸阳,羽大怒,使当阳君击关。”

为什么此刻会有刘邦入关已屠咸阳的谣言传入项羽耳中?是否与刘邦军团以往多有屠城行径有关?固然刘邦在关中未必有屠城恶行,但人们根据其以往的劣迹怀疑其“屠咸阳”,也是极有可能的。项羽与刘邦同为怀王部将,还曾多次并肩作战,双方可谓知之深矣。范增劝谏项羽进攻刘邦时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此处所论“居山东时”应不局限于刘邦起事以前,而应包括刘邦在入关以前转战山东之时。所谓“贪于财货,好美姬”意即战争期间,刘邦集团军纪松弛,多有劫掠

财货妇女的行径。这种推测恐不是抹黑,见刘邦进入秦宫之后的暴发户心态即知。

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3]2476}

曹无伤看低刘邦的行情,暗通项羽之时所强调的无非两条,一是沛公欲王关中,二是珍宝尽有之。我以为后者更关键。

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3]397}

羽遂入,至戏西鸿门,闻沛公欲王关中,独有秦府库珍宝。亚父范增亦大怒,劝羽击沛公。^{[5]110}

怀王之约在先,项羽对于刘邦有关中称王的想法恐不难理解,但对于刘邦独吞秦都财富的行径却反应剧烈。秦并天下,天下珍宝尽入府库,其数量之大必定令人瞠目结舌。在刘邦入关的背景下,反复强调其劫掠财物的可能性,无疑暴露出所谓义军的掠夺性。

二、项羽杀降可能是对入关难度的过分估计所致

秦都咸阳所处的关中地区乃是形胜之地,易守难攻,素有“四塞之国”“金城千里”之说,特别是最重要的东出孔道殽函通道,高峰绝谷,峻阪迂回,形势险要,其中的函谷关更是东方诸国的噩梦。联系战国之际,东方诸国曾数次惨败于函谷关下的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项羽可能会对破关之战做出过分的估计。虽然项羽在巨鹿之战中击败了秦军主力,但秦军给六国留下的梦魇过于残暴,秦军是否已经倾其所有,土崩瓦解?秦廷是否会纠集残余力量,陈兵函谷关与义军决一死战?在当时的信息技术条件下恐很难做出精准的判断。

至丹水,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西陵。还攻胡阳,遇番君别将梅鋗,与皆,降析、郾。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来。是时章邯已以军降项羽于赵矣。^{[3]457}

此时为汉元年七月。刘邦军团距离武关约有150公里,距咸阳约380公里,而漳水之畔的项羽集团距离新安有360公里,距离咸阳则有700余公里。

八月,刘邦攻破武关,入秦。

冬十月,刘邦至霸上。秦王子婴出降。

直到十二月,项羽率兵来到函谷关下才得知刘邦先其入关中的消息,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屯兵戏下。

通过以上梳理不难印证以下两点:第一,刘邦入关,绝非望风披靡,而是激战三个月的结果。期间,刘邦在张良等人的辅助下,软硬兼施,虚实结合,才击败了“尚强,未可轻”的秦兵。第二,对于刘邦集团的军事进展项羽并不清楚。这可能与项羽对刘邦的轻视有关,也可能是当时落后的信息手段所致。虽然章邯、司马欣等已经投降,但一来他们长期征战在外,二来归顺初期是否能全力协助项羽,将所掌握的军情尽数通报,犹未可知。所以此刻项羽对于关中军情的了解恐怕比较有限。

此外,秦国降兵中弥漫的疑惧令楚军颇为忧虑。虽然“楚兵冠诸侯”,但秦军的战斗力也是有目共睹的,要不然也不至于吓得多国部队作壁上观。巨鹿之战中,楚军背水一战,重挫秦军,但秦军主力并未受到围歼,实力尚存。秦军之降,更多的还是章邯、司马欣受到猜忌之后的自保之举。击败章邯,固然形势大好,但楚军尚未进入秦国的核心区域,关中是否仍屯驻精兵拱卫咸阳,刘邦军队是否进军顺利,项羽不能肯定。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项羽对于下一步战局的疑虑与忐忑。

概言之,项羽可能判断关中尚有相当军力的秦军严阵以待,破关之战将遇到较大阻力,这种阻力极可能诱发秦国降兵的反水。而一旦有变,秦军里应外合之下,外线作战,远离根据地的客军必将陷于险境。既如此,项羽决定将威胁消灭于无形。

三、秦人毫无国家观念,对暴政的适应力超群

秦国自商鞅变法起,奖励耕战,利用军功爵制和严刑峻法对民众威逼利诱,将其驱赶至战场,挑逗和激发人性中的邪恶因素,锻造了一支令东方诸国威风丧胆的虎狼之师。但秦国士卒是在为秦国作战吗?他们是否具备现代军人的国家观念?

答案是否定的!秦国政治的指导思想《商君书》当中对此直言不讳。为了构建强国,必须依靠农战,而农战俱为苦事,尤其是战,意味着流血牺牲,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人也许说可以建功立业,但我们不应忘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残酷事实。正常人自然向往安宁,如果有比农业轻松的方式养家糊口,那自然再好不过。所以商鞅才会绞尽脑汁的要民众驱赶至田地和战场。所谓“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得其所乐。”^{[61]72}秦人耕战的原因就简

单化了,趋利避害。因为别无他途,秦国已经利用国家机器将所有其他的谋生途径堵死。通过这种方式锻造的农民和战士只会在意自身和家庭的安危,根本不会顾及国家的危难,而皇帝国家的危难与否也确实不值得他们担忧。国君与民众实为一对博弈状态下的仇敌!民众忍受驱使,不过是因为力量弱小罢了。这是秦国走向强大的重要原因,也是秦国走向崩溃的重要原因。刺刀下的耕战不会让民众对其产生任何的感恩和荣誉,当自身安危和国家危难发生冲突而又可以选择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当然,我不否认忠臣义士的存在,但千百万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民众会凭着本能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至于秦末烽烟四起而秦地不乱的原因,也不宜理解为秦人爱国。至秦末,商鞅变法已历百余年,可谓深入秦民人心,习以为常。秦国自惠文王时期展开大规模对外扩张,征战不断,烧杀不可胜数,歼灭的六国将士多达数百万,对于战场上的各种暴行早已司空见惯,既如此,秦人对于暴政的适应力和忍耐力或曰麻木,都是东方诸国无法比拟的。这从秦人对于项羽的态度不难看出。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3]402}。(《汉书》谓此说者为韩生)

项羽在关中烧杀掳掠,秦人无动于衷,不见任何反抗迹象,却对于项羽“收其宝货,略妇女而东”,这种转移资产的行径颇为失望。秦人虽对项羽失望但却并不怨恨,甚至主动劝说项羽认真考虑定都关中的可能性。但项羽的政治理念仍停留在战国之际,此刻只愿做西楚霸王,并无称帝的念头。对此韩生失望之极,遂因讥讽项羽而丢了性命。

四、秦军纵横天下,对于成王败寇的现实没有理由那么敏感

秦以农战立国,农事与战争可谓是秦人生命的全部,他们是当时最好的农民与战士。秦国是战国兼并战争的重要推动者,兼并战争奉行的是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秦人征服他国之时可以凌辱敌军士卒,如今战败遭到报复又有何冤屈可言?所以秦军受到凌辱,痛苦在所难免,但以此来揣度秦军士卒心怀怨恨,伺机起事恐怕难以成立。这从秦国官兵

窃语的内容也不难看出。

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

在这里，我们一点也看不出秦军对于战败被俘的耻感，更看不出他们对于祖国危险境地的不安，唯有对于家人的担忧。故而，秦军降卒遭人凌辱固然痛苦难堪，但不至于因此而意图反抗。李开元教授却对此做了过多的解读：

如今天地翻转，秦军成了国破军败的降者，低人一等，诸侯国兵士报复秦军士卒的事情不断发生，引起秦军将士极大的不满。当联军接近关中，抵达新安县时（今河南滎池东），秦军士兵当中抱怨章邯等将领投降，担心父母妻子被诛杀的情绪蔓延开来，军心出现了动摇和不稳。

他进而认为：新安坑杀降卒，使项羽失去了秦国人心，断绝了项羽入关以后在关中立足的可能。新安坑杀降卒，埋下秦国人民仇恨项羽的种子，使秦国军民从此敌对于项羽。二十万秦军被坑埋于新安地下，数百万敌对军民被制造于秦中地上。在尔后的楚汉战争中，秦国军民死心塌地跟随刘邦与项羽血战死斗，关中成为刘邦稳固的根据地，秦人秦军成为汉军的主力部队，归附刘邦的秦军将士们最后追击项羽至乌江岸边，将项羽分尸斩首，种种曲折历史的事由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这里。可以说，新安坑杀秦军降卒，是项羽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失误，是项羽由盛而衰的转折、失败的起点^{[13]229}。

我以为，以上推测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我对于李开元教授所说关中成为刘邦最稳定的根据地，秦国军民死心塌地跟随刘邦与项羽血战死斗的说法实在难以苟同。关中成为刘邦的根据地，实乃形势使然，也是刘邦进军战略的既定计划，突破秦岭，占据关中，东向与项羽争夺天下，试问以当时关中的绝佳形势和刘邦所占据的地域，还有第二种可能吗？

其次，秦国军民是否死心塌地跟随刘邦与项羽为敌更是缺乏证据，秦人走上战场，纯属萧何在后方征发所致，显然也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刘邦集团治下的原秦国地域，绝非安宁祥和的好地方。

且看萧何主政关中时期的境况：

关中事计户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尝兴关中卒，辄补缺^{[13]247}。

……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失军亡众，跳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

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13]248}

连年征发不断，令原本号称“天府之国”的关中地区在汉初也陷入疲惫不堪的境地，以至于出现“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局面。民众卖儿鬻女后前往蜀、汉乞食，即今日的汉中盆地与成都平原，而非关中，可见关中也是自顾不暇了。

刘邦入关之初，虽曾废除秦朝的部分苛法，给民众松绑，但随着争霸战争的到来，原秦国故地成为汉军的物资和人员补给基地，战事频繁，耗费惊人，秦人此时的境况未必就能比秦国时期强到哪里，所谓“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饷”^{[13]274}是也！从生存状况的角度来看，秦人没有理由对刘邦感恩戴德。

至于最后杀死项羽的武将皆为秦人也不难理解。刘邦军队原本骑兵羸弱，曾多次受到项羽骑兵的突袭，十分被动，刘邦遂决定扩充和提升自己的骑兵队伍，这时占据秦地的优势开始发挥。秦地素来产马，靠近西戎，民擅骑射者多。刘邦两次进入关中期间收编了大量秦军，其中故秦郎中令统领的禁卫军便成为汉军的一部分，其中的骑将、骑兵更是成为汉军新骑兵的主力。

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原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13]234}。

而这支由原秦军将士构成的汉军骑兵队伍，在最后的大决战中又成为追击项羽败军的先锋部队，直至斩杀项羽，其中又有什么值得去过多解读呢？

五、较之战争，秦人更畏秦法

观秦吏卒窃言的内容，秦军对于秦法的畏惧心态跃然纸上。

“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13]396}

身为秦国士卒，他们非但不关心国家的存亡，反而期盼着义军务必将秦国一击致命，顺利进入关中，这种“卖国”言行令今人颇难接受。而“卖国”原因竟是：一旦战事不利，战场投降的他们会面临秦政府的清算，受到灭族的惩罚。在国家存亡和家

人性命之间,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可见秦人对于秦法的畏惧有多么强烈,也足见鏖战沙场的秦军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他们的征战绝不是为了保家卫国,更不是为了军人的荣誉。而这一结果的造就,我以为根源在于秦国所秉持的法家思想。通观秦国历史,可谓成也法家,败也法家。

商鞅鼓吹暴政,反对仁政,“国为善,奸必多。”暴政视任何进步因素为仇敌,故而商鞅叫嚣要将所有健康力量铲除。“《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629]暴政推崇恶人治国,为此不惜助长邪恶势力,“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640]商鞅更是对外扩张战略的坚定支持者,“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639]

不难看出,商鞅思想的实质就是军国主义。

祝宏俊在《斯巴达“军国主义化”反思》中比较多种有关“军国主义”的概念,最后取《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

军国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核心主张是将国家军事化,以军事化的方式组织国家生活。军国主义既是一种思想观念,又是一种政治制度。现代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相伴随。在帝国主义国家,国家本身的军事化成为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主要诉诸军事手段。军国主义对内实行高压政策,对外实行侵略扩张”^[189]

无论是政治制度、思想观念、还是从内外政策等各个角度来看,秦国都是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国家。历经商鞅两次变法,法家思想指导下的秦国变成了一个集中营,“赍衣塞路,圉圉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汉书·刑法志》)这样的国家之所以能够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间断的对外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一旦扩张停止,覆灭在即。所有军国主义国家的崩溃概莫能外,都是倒在了对外扩张无法延续的时刻。

埋葬秦国的诸多强人当中,陈胜、项羽和刘邦最具代表。陈胜首举义旗,造成燎原之势;项羽歼灭了秦军主力;刘邦亲手葬送了秦国。除项羽外,陈、刘起事的原因惊人雷同,其实都是被秦法逼反。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12366]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13442]

陈胜、吴广因大雨而无法按期到达,无论何种原因,“失期,法皆斩。”秦法的蛮横可见一斑。刘邦带领县中百姓前往骊山服徭役,结果“徒多道亡”,宁可逃亡,触犯斩刑,也不愿远赴关中。骊山工程之苦真可谓令人闻风丧胆!刘邦身为负责人,无法将全部人员如期送至,自然也是按律当斩,遂逃匿起事,与陈、吴二人大同小异。义军起事的过程中,苛暴的秦法成为他们反复攻击的对象,也是鼓动他人起事的重要借口。

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

沛公悉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

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

武臣奉陈胜命北上进攻燕赵之地受阻,蒯通前去说降范阳令时说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

“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傅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然则慈父孝子且傅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13125]

由此不难看出秦法在逼迫民众起事方面的“重要贡献”。始皇帝当政时期,摄于其强大的权威,民众隐忍不发,企盼明君降临来为他们松绑,这个人显然就是扶苏。可这唯一的希望也被扑灭了。即位的胡亥变本加厉,民众不得稍歇,忍无可忍,终至秦末大火兴起。

六、结语

新安杀降是秦末战争中的一件大事,它是对秦军主力部队的毁灭性打击,使得秦朝政府再难以拼凑出一支像样的军队拱卫政权。但我想它的主要意义也止于此。自商鞅变法以来,秦人在内要面临严刑峻法的压迫,在外不得不在沙场卖命,现实的残酷早已锻造出他们的“铁石心肠”,新安杀降固然令秦人难受,但绝不至于因此而极度怨恨项羽,结下不共戴天之仇。长平之战四十余万赵军被屠不过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六国之人不会忘记,秦人也不会忘记。

(下转第115页)

久。对于外在动机,要建立较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激励机制、物质奖励、晋升机制,营造和谐高效的立德树人工作氛围等来激发学生工作者对于“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新、研究的动机。

针对学生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者对于“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新、研究的动机激发路径指向。如果说高校学生工作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融合与发展对于师生来讲,他们关注“互联网+学生工作”模式本身的意义与价值,那么对于学生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者,他们不在意“互联网+学生工作”模式本身的意义与价值,而在意对于其模式本身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过程、研究结果的价值与意义。高校师生以及同行业的专家学者对自己研究内容与结果的肯定评价,应用采纳是给自己带来的满足感与激发动机的重要源泉。首先,师生以

及同行深入了解学生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者对于“互联网+学生工作”研究的内容、过程、结果,加强交流与学习,对于研究氛围给予支持与烘托,对于研究结果要客观评价,人文鼓励,积极采纳与运用,加强与研究者的交互,使其把别人的关注与反馈当作研究的外在动力;其次,对于研究者,基础的研究平台与薪资保障是对研究工作基本认同的外在动力与意义认可,所以要使研究者安心、热心、用心做研究,就要在研究基础设施与薪资保障方面加强投入,以此激发对“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新、研究的;最后,要激发其内在动机,优秀的研究者往往是意志坚定者,对于所研究的工作是非常的挚爱,要利用研究者对于“互联网+学生工作”的研究兴趣、研究热忱与研究意志来激发其内在的认同与动机。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7.
- [2] 徐志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4.
- [3] 杜玉波.把握新常态下的高教发展[N].光明日报,2015-03-02(2).

(上接第54页)

注释

- ① 唐·姚合《塞下曲》,选自全唐诗:卷502-45。
- ② 项羽不懂得夺天下者,先夺天下之心。因此,在战争中对人民非常残暴,因而民心丧尽,失去了人民的支持。项羽曾数次地坑杀秦卒、齐人和其他人,并为发泄自己的仇恨随意烧杀,全不以人民的感情为念。如在灭秦时,曾坑秦降卒二十万人,这虽然从军事上讲,处理旧军队是必要的,但坑杀秦民子弟这一做法(可换一作法),却是大伤秦民之心。项羽并在灭秦后,“屠杀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这就使长期在秦暴政统治下的秦民,对自己的解放者项羽不能不“大失望”。
- ③ “析邑”和“郟邑”本为楚国所置,位于今南阳市内乡县至西峡县一带,后被秦国吞并,置郟县。
- ④ “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馀万,唯独郟、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韩信的这番话乃是政治鼓动,绝非历史事实。汉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突然袭击的情形下仍费时达半年之久才平定三秦(汉元年八月至汉二年正月)。
- ⑤ 较之秦人的麻木,齐人显然激烈得多。“汉之二年冬,项羽遂北至城阳,田荣亦将兵会战。田荣不胜,走至平原,平原民杀之。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于是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反城阳。项王因留,连战未能下。”
- ⑥ 《汉书·高帝纪》记载京索之战时,“五月,汉王屯滎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所谓老弱未傅者,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今老弱未尝傅者皆发之,未二十三为弱,过五十六为老。”但这实际上是西汉武帝以后的制度,根据出土云梦秦律推算,秦傅籍给公家徭役的起始年龄当为十七岁,可见弱者要低于十七岁。

参考文献:

- [1] 刘志伟.试论项羽的分封及其失败原因[C].石家庄.河北省历史学会第三届年会史学论文集,1983:73-89.
- [2] 李开元.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4] 王子今.刘项屠城史事辨正[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4):96-100.
- [5] 班固.汉书补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6] 商鞅.商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7] 李开元.秦崩[M].北京:三联书店,2015.
- [8] 祝宏俊.斯巴达“军国主义化”反思[J].历史研究,2012(4):4-21.